

# 社團法人 台灣攝影文化資產協會 會員福利\_讀書會

## 《攝影美學—遺失與留存》

第一章 新聞報導攝影的客體：從幻象到創作 曾建元.導讀

如果說攝影在當代有何種變革與震盪？蘇拉熱說攝影自1980年代開始，歷經了四次變革。顯著的轉移是數位攝影的興起，2010年之後的「手機連網」(文本說是自拍)動搖了攝影界。攝影的範式起了結構性的變化：「我們是否需要從圖像的本體論向圖像的媒介學轉變，如果圖像不可迴避且永無止境地流通與傳播」。

新聞報導是否能捕捉「真實」？這一問題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：攝影師既不還原客體-真實，也不還原客體-本質。他面對的是一種客體-問題與客體-托詞。一個有趣的論點：「攝影客體不可能捕捉的這一事實，是否恰是攝影美學得以成立的要件」（？？）。新聞攝影出現時，它的確鑿的證據、清晰、不容質疑，是否早已潛藏危機。攝影是否總是給你想要看的，或者說攝影師從拍攝起就只能拍他認為「是」的畫面，攝影的畫面總是被選擇出來，不論從拍攝到編輯的各種選擇，即隱藏與呈現的各種考量。我們使用攝影是否只是在「建構」一個「事實」(或者說一個寓言)，既然是「建構」，那就是選擇性的相信為真？或者說選擇我要「說」的寓言？蘇拉熱對於虛幻的客體-真實(攝影圖片社)，採取了兩種看法。一個是「相信的理由」，他是經由偉大的新聞報導攝影師尤金·史密斯所呈現的：「情緒可以引發理解，理解引發同情，同情引發人類精神生活層面的改善」。這是種理想，人文主義式美好理想。但是，新聞報導攝影的客體-真實，也是值得懷疑的理由，如同巴特對於「人類一家」展覽的批判，展覽是一種理想化，反歷史的人文主義。我們可以說：「攝影不是對客體-世界的還原，而是製造對存在於某一特定空間，某一特定歷史下的可視、可攝現象進行闡釋的圖像」。<sup>1</sup>如此，在相片「製造」過程中，對於照片的操縱時時存在，我們何以相信與接受新聞攝影呢？新聞攝影並不為我們提供客體-真實，他總是有著製造幻象的風險。

---

<sup>1</sup> 《攝影美學》，頁30。

<p><b>建構論</b> 我們永遠無法直接接近實在      「實在」是一個語言遊戲的結果</p> <p>1、唯名論：實在不存在 (例：玫瑰花)      2、懷疑論：無法認知實在      3、觀念論：實在是心理產生的</p>	<p><b>實在論</b> 我們可以直接接近實在 實在      有助於決定理論是否有效</p> <p>(中山大學哲學所高長空教授整理)</p>
<p><b>科學發明其真理</b></p>	<p><b>科學發現其真理</b></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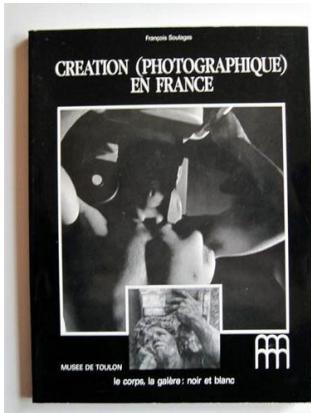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客體-真實是不可靠的，那麼客體-本質的意圖是否更具合法性？蘇拉熱以布列松為例，一樣是「不可能的客體-本質」。對於布列松而言，「攝影在於捕捉某一事物、某一存在或某一情境下具有典型性的事件，或者更準確說，那一典型事件(*l'événement caractéristique*)」。布列松為自己逐漸構建起一套「寓言」<sup>2</sup>：他構造了一套話語，隨時間流逝，話語內部的嚴密性愈來愈強，令話語的實踐變得可能。布列松的寓言建構於他對於「結構」及時間的某種理解之上。沒有結構，一切便蕩然無存。所謂結構：「從視覺角度看來，重要的是事物的結構與空間。攝影師瞄準的是結構而非元素或細枝末節的東西。不需要收集事實因為事實本身不提供任何有意義的東西。重要的是在他們之中『進行選擇』，抓取那些深刻現實中的『確真事實』」。<sup>3</sup>這裡所說的概念，我認為就在於表達攝影是「建構」論，我們選擇性的抓取那些深刻現實中的「確真事實」，以建構出我們的「寓言」。

赫拉克利特(Ηράκλειτος)名言：「萬物皆流動」。「世界唯一永恆不變的事，就是事物不斷改變」。對於布列松而言：攝影師的目的在於捕捉有意義的結構，而他是訴諸直覺，而非理性。攫取畫面在於決定性的瞬間，這意味著客體-本質不可獲得。按赫拉克利特式的說法：「世界唯一永恆不變的事，就是事物不斷改變」，事物本質根本上是不存在的，因為時間不會終止停下來「完成」事物的本質。客體-本質不可獲得，按柏拉圖式的說法：「理型」的不可能獲得。攝影捕捉的永遠是「現象」，「理型」是不可得的。

<sup>2</sup> 寓言是一種以寄託意味深長道理的虛構短小故事為載體的文學體裁，透過簡潔的故事和譬喻手法，傳達人生的教訓、社會現象的看法等，具有諷刺、勸誠、啟迪思想的作用。

<sup>3</sup> 《攝影美學》，頁37。

攝影客體的追求，不可能達到客體-真實或客體-本質。對於攝影記者而言，攝影客體就構成了問題，而構成問題的客體才是激發創作的可能。這意味著攝影師(攝影記者)面對客體，表面上受制於客體的侷限，然而面對客體時，攝影師反而可以個性化自己的視角進行探索與拍攝。蘇拉熱以土倫博物館的展覽為例：CREATION ( PHOTOGRAPHIQUE ) EN FRANCE ou Le corps, la galerie: noir et blanc，討論了四位攝影記者的作品。



Gérard Uféras(熱拉爾•尤菲拉斯)：攝影圖片社會混不清的客體。攝影圖片社的遊戲規則：被剝奪的遊戲規則。新聞圖像如何被選擇，這關乎藝術價值的構成嗎？這是攝影建構論式的(編輯與作者的建構)，不關乎客體-真實或客體-本質。



Kamel Dridi(卡麥勒•德里迪)客體-問題的四重命運：苦役的身體(讓我聯想到9天8夜的馬祖繞境)。(1)相較於過去，它向回憶敞開大門。(2)相較於現在，它開啟了新聞攝影之門。(3)相較於未來，它開啟了文獻之門。(4)相較於永恆，它開啟藝術之門。



貝爾納·普洛蘇 (Bernard Plossu) 弗朗索瓦絲•努內茲(Françoise Nuñez )：客體-問題的重複加倍與一分為二。客體-問題：新生兒的身體與地鐵裡的身體，普洛蘇與努內茲二人拍攝的問題。

